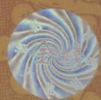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春 虫 事

(法) 雅克·洛朗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蠢 事

[法国]雅克·洛朗 著

万国碧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蠢事/(法)洛朗(Lourent, L.)著;万国碧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蠢… II. ①洛…②万…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804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1971年出版后，法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对本书作者、作品进行大量的介绍和评价，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新小说”。而作者，也因其出色的作品、杰出的成就被选入法兰西学院，跨入法国极具殊荣的40个“不朽者”之列。

在这部花了20多年心血的作品中，作者主要叙述了一对青年情侣在东西方旅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奇遇和冒险历程，他用大胆的笔墨，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剖析性爱、欢乐、忧愁、痛苦这些人人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关系与实质。

这对富有的年轻情侣住入巴黎豪华的大酒店，享受着试婚时的风情与欢乐、浪漫与幸福。但他们的试婚有个前提：每个人的行为与选择是自由的，但双方必须把自己的自由行为向对方真实地吐露。

这个游戏规则是新鲜的，也是独特的。

试婚前，主人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冒险经历。当德国人侵占巴黎时，主人公还在大学读书，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他与一名“女抵抗运动分子”偷越国境线，并与抵抗运动发生联

系，随后被派往巴黎。在完成重返巴黎的任务后，他又接到了一道暗杀命令。之后，他又被派往“青年工地”，并很快与一位女教师陷入赤裸裸的情爱交往之中，幸福之神似乎垂青了他。可这种垂青却以女教师另嫁他人而告终。

失望之余，主人公重返巴黎，试图通过新的艳遇来消除往日的“凄风冷雨”。战争使他踏上了印度支那的旅程，却没有让他长眠在这块遥远的土地。他幸运地乘上返回法国的航船。就在归国途中，奇遇再一次发生。一位澳大利亚女郎教给了他种种性爱技巧以及出格的性爱行为。

航船虽然经过了新加坡、香港、孟买，但二人整日沉浸于云雨之欢中，好像世界不复存在。就在他们忘乎所以的时候，主人公遇到了自己的情人……

环环相扣的情爱之欢，层层变化的故事情节，篇篇各异的写作风格，字字诙谐的轻松文采，赋予本书独特的魅力。

难怪，一出版，本书就好评如潮，赞誉不绝。

难怪，不少读者一口气读完后，仍然意犹未尽，发出应该再扩展篇幅的热切呼唤。

本书以传奇的经历，如幻的历程，犀利的文笔，撼人的魅力，深深地打动了那些在做着“蠢事”与未做“蠢事”



的人们。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

放荡不羁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新的
再现与回应。

——法国《新观察家》

既把自己的灵魂放进去，又竭力给
它披上让人难以辨认的漂亮外衣，这就
是作者反观自我又超脱自我的努力，与
常规作家“欲盖弥彰”的效果截然不
同。

——美国《纽约书评》

臺

事



卡普莱尔的蠢事

我曾在其中无病呻吟的小书。

——毛里斯·巴洛斯

猪 肉

蠢

事

一吃完猪肉，莱恩上尉马上叹息道：

“他们将把它吃完……”

莱恩统治着方圆一百公里的雪原。一看见他，农民们个个都吓得要死。他不发行钱币，也不征收税款，可是一有机会就会指派人干活儿，而且惯于用他那出其不意的粗暴令根本不归他管的平民百姓以及受他管辖的士兵心惊肉跳。他自己只是有机会了才睡上一会儿，而且不准许他指挥所的人员睡觉。白天，可以看到部下们两眼通红、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他克扣减缩士兵们的伙食。士兵们分散地住在田野和树林中简陋低矮的房子里，守卫着法国边疆。其实，自从把法国和拉隆迪蕾吉分开的那条分界线划定之后，就没有任何一条边界线从那儿通过了。守卫这些偏僻地界的士兵

们尽管饥肠辘辘，却认为吃臭肉有违于士兵的尊严。

“我常常冒出这种想法：你们心里很讨厌为你们饲养的家畜，”上尉走进十七号哨所时亲切地说。

装着臭哄哄的猪肉的那只军用饭盒摆在饭桌边上。上尉倚着枪支架，用他的手杖顶端指着那只军用饭盒。他装着只看见了它而没有看见士兵们各自分到的用来代替臭肉的奶酪。杰斯塔尔感觉得出他的部下们非常恐慌，坐立不安。

“你们当中有谁能说出讨厌这份食物的理由来吗？没有？那好，孩子们，那就吃掉它，”他用手杖把饭盒盖儿挑开来。

整个哨所的人像全连的士兵一样，都曾发誓绝不碰这份菜。班长默默地分菜。在上尉的逼视之下，士兵们的餐刀在刮擦着碟子，嘴终于张开了。雷杰尔比其他人迟疑得更久，杰斯塔尔为之一颤：他赞赏这种胆量，但他害怕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尉的大笔一挥，你就会被发配到德坦乌伊纳那满是蝎子的露天地去砸石头。当雷杰尔终于开始动嘴嚼的时候，杰斯塔尔高兴得跳起来，他真感激他没有硬充好汉，而是和大家一样地屈服了。

“您不肯吃？”

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到杰斯塔尔的身上。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忘了服从命令了。

“您叫什么名字呀！”

杰斯塔尔站起身来，报出自己的名字。

“吃掉吧！”上尉表面上亲切和蔼地劝道。

一个月来，杰斯塔尔在如饥似渴地在读司汤达尔的小说。“换到我的位置，于连会克制自己不回答‘不’的，而我则必须克制自己去回答‘是’。假如于连听任自己回答‘不’的话，他随后就立刻会想，自己的举动真像个十足的笨蛋。可我，我觉得挺好玩的。”

“祝大家胃口好，朋友们，”上尉说道，“您，拿一床铺盖，跟我来……”

在因大雪而变得寂冷深沉的静夜里，杰斯塔尔像一只狗似的跟随在上尉的自行车后面跑着。平时，他凡事都是说“是”的，哪怕根本就不认账。他因为自己的拒绝而备感快乐，尤其是他也许是出于好奇的缘故而想尝一尝那引起非议的猪肉的惟一的人。

村子的前几间房子跑过去了，杰斯塔尔认出了他曾打算与之做爱的洗衣妇玛莉艾特的房屋。上个星期天，由于心中郁闷，他曾进过她的屋子。他倒是更喜欢雷杰尔交往的女人，但与那种女人的交往太过容易了，是中学生那种没情趣的胡闹。而把玛莉艾特弄到手，则是一种成年人的征服。违抗上尉和亲吻其丈夫已被俘的小洗衣妇本来是消磨一周时光的很刺激的一种好方法。“我渐渐地就会同他一样了，”他暗自思忖着，那意思是希望成为他所梦寐以求的那个人。

走过村口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面无表情的士兵从哨位上举枪致敬，上尉吓了一大跳，猛踩自行车，向着城堡小路上冲去。小路两边的冷杉树，上覆着白雪，黑白相间，如同一幅木刻画。杰斯塔尔很奇怪，上尉骑这么快是想夺取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还是在向莫斯科发起冲锋？因为居斯

坦凡事都浮想联翩。到了地方，上尉优雅地下了车，把自行车往勤务兵身边一推，就像是把马缰绳扔给他一样，他的受害者是否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

这座城堡是一座哥特式的笨拙建筑，既无法取暖又黑漆漆的，是一位崇拜沃尔特·司各特的家伙于十九世纪建造的。入口处卧有几只石膏梁龙看守着门户。

“是志愿入伍的还是招募的？”上尉一边在一座鹰形的壁炉旁坐下来，一边问道。

“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杰斯塔尔陈述道。“我是三九年二月的适龄青年。四月份征兵入伍的时候，我病了。我偷偷地越过分界线，自愿跑到停战部队参军来了。”

“那是为什么呢？是出于爱国，还是出于责任感？”
“都不是的！我是在巴黎感到厌烦了。”

“我想，您在这里也感到厌烦吧？那我们来玩玩吧！把这条凳子拿起来，放在那儿。您站上去。现在，您跳到壁炉上去。快点儿！站好，用右手搭凉棚，不对，不是敬礼，就像是在往远处看，阳光直晃你的眼睛。很好，现在，您使劲儿喊：‘啊，地中海真美呀！’”“啊，地中海真美呀！”杰斯塔尔喊道。

杰斯塔尔原以为上尉要让他喊自己很后悔不听长官的命令之类的话，因而心里本已准备好了反抗，但却没想到上尉竟然提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要求。这证明上尉疯了，杰斯塔尔因被迫与众人看法一致而深感失望。

“现在，去蹲监狱吧！”

上尉说这话时很热情，就像是在邀请他入席一样。

城堡的监牢在地窖里，由于潮湿的缘故，墙壁长满了

绿毛，地上也是湿漉漉的，里面漆黑一团，真是个好人的好地方。

监 牢

杰斯塔尔和所有遵纪守法的犯人一样，睡得很熟。天刚蒙蒙亮，上尉就把他的囚犯们全都叫醒，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士兵们睡眠惺忪，吓得结结巴巴的。暴君一样的上尉走了之后，他们都竭力为他的话找一些人性的理由：

“他以前在摩洛哥做过环钻手术。”

“阿拉伯的土人向他射过一支毒箭。”

“不，是日射病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在等着喝咖啡时，很叹服杰斯塔尔的所作所为。

“你是说了‘不’还是摇了摇头？或者是你只是横下心不吃？”老油子杰斯坎尔一本正经地问杰斯塔尔道，“要是前一种情况，你那是遵命回答，对于军事法庭来说，你是一个好兵。”

杰斯塔尔对大家的过分关心感到厌烦，竭力去打消他的战友们拿他开心的乐趣。但是，他生性喜欢谨言慎行，这反而更让伙伴们向着自己开火。

不过，当士兵们把他的事情说得过于平淡时，出于逆反心理，杰斯塔尔竟流露出打算越狱的念头，这又重新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大家都劝他别这么做。他们说，分界线那一边也有法国宪兵，想逃到占领区去，不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他们举了一个可怜人的例子，说他因为想逃

卷

事

税而越过了分界线，但税务所的人在另一边正等着他哩，结果把他给吃了。这就是一个军事监牢的囚徒们眼中的一九四一年被占领或未被占领的法国的情况。

杰斯塔尔轻率地说出了这一打算，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想过去付诸执行，但现在他却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来。原则上，他对被拘禁并没有什么不满，但是，对自己这种平淡无奇的拘禁他却很难接受。假如是被关在铁丝网围着的战俘营，或者是像圣路易那样被囚禁在异国的土地上，至少在他的想像里，会觉得好受一些。假如被盖世太保抓去，他会感到很了不起的。呆在这么一个惩戒性的地方，由一个下级军官看押，实在没什么意思，因为在这里极可能会着凉生病的，在这儿着凉生病并不比在候车室着凉荣光多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逃跑。“这甚至是我的责任，”杰斯塔尔思忖道。他想起了自己前几天做出的亲吻玛莉艾特的决定来。执行自己的计划需要自由。

入夜，被罚挑水的杰斯塔尔走过水泵而没停下，在杉树的掩护蔽遮之下，轻而易举地就溜掉了，因为没人会担心一个士兵会因为被监禁一周而开小差的。到了村子边上，他犹豫了。雪下了起来。他恨不得立刻就飞回自己的哨所，去向雷杰尔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但是，责任感占了上风，而且，天又是那么寒冷。在玛莉艾特家里，是很暖和的。“壮举万岁！”他一边加快了步伐，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夜晚要挑逗那个姑娘，明天，我要到英国去。”

洗衣店门面很漂亮，是深绿色的，装饰着曾经是金色的科林斯树叶。玛莉艾特在一只被重物坠着的电灯泡下，

在一张放满漂亮的白色衣物篮子的长桌前熨烫衣服。

“假如被人看见我在您家里，会很危险的，”杰斯塔尔说。“我有话要和您单独谈谈，”他很不自在地补充说。

可他推开玻璃门，闯进这间圆形房间时，却已变得十分大方自然了。有个星期天的早上，他闯进这间小屋时，朦朦胧胧地看见玛莉艾特赤裸裸地呆在一只木桶里。其实，这间房子并不是圆形的，只是杰斯塔尔因为看见了圆木桶以及沐浴女子的浑圆身子，才由此产生了联想，认为房间也是圆的了，但这间屋子本身，完全是个正方形的。

“它不是圆的！”他叹息道。

“谁？”

“听我说，我是开小差的。我必须逃避巡逻队的追踪。您让我在这儿躲一段时间行吗？话又说回来，我弄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为了您。把店关了吧，这样更保险些。我可不能帮您照看这个店，那会出事的。但您也别急，我等着您，而且，要是热水的话，我很想在这只高级木桶里洗个澡。”

“还有什么要求？”玛莉艾特笑着问道，“我这里可是只洗衣服而不洗男人。您真的想要热水？”

她挺胸脯地给他拎来了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一边还气喘吁吁地指出，他这样做是不服从军令，上司们会惩罚他的。

“她说中了我的弱点，这也是我愚蠢地逃跑的原因，”杰斯塔尔边脱外套边思忖。“我在这个团队中的日子确实艰难，可别人谈论时却像是在谈论一段有点严格的假期生活。玛丽埃特在训诫我的时候，就如同门房在我向她要学

校处罚我课后留校的通知单时说的那样。那个凶巴巴的上尉，气头上要让人枪毙我的话，行刑队队长就会用指头指着，威胁道：‘这将教会您凡事多留神。’这支不打仗的军队并不比我所逃脱的那座没有罪犯的牢房光彩多少。军队不但保留了中学里的所有弊端，而且还增添了它自己的那种松松垮垮的弊病。已到了我像男子汉行事的时候了。我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对上尉说了‘不’字，我逃跑了，我马上就要占有玛莉艾特了。这是在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他一边这样想，一边用一块真正的马赛香皂往胸脯上擦。

这只桶正好让他回忆起他十二岁时坐在里面在池塘上划来划去的那只桶。从洗澡桶里出来，他为自己的衣服又湿又脏而非常生气，嚷嚷道这无法再穿。

“您该有件睡衣吧？”他冲玛莉艾特嚷道，玛丽埃特已哗地放下金属帘门，正在隔壁屋里走来走去地唱着。

“有，有！”她也大声大气地嚷叫着。

当她胳膊上搭着一件鲜红的睡衣出现时，发现杰斯塔尔赤裸着身子，不由又嚷叫了一声。他真希望她的脸刷地一下红起来，但是，她很快就平静下来，把脸扭过去，伸长胳膊把睡衣递给他，一边还茫然地微微一笑。这情景令杰斯塔尔非常兴奋，但他也乱了方寸，很不好意思，不敢老这么呆着。当玛莉艾特重新注视着，他已经穿上了长裤。

“说实在的，”她说，“这也许是犯不着的。我非常明白您想要什么。您真是个小牧童！”

她把他拉到一张擦得干净明亮的胡桃木高床前。原打

算来一番甜言蜜语把她弄到手的杰斯塔尔，见她在脱衣解带，就怯怯地爬到床上去。他并不是个童男子，从前，一次考完试后，他同一个女生干过点事，后来又同一个妓女上过床。那个妓女还对他说：“你玩得挺开心。”他回答她说：“是的，太太。”一丝不挂的玛莉艾特要比穿着衣服时胖得多，当他俩大腿绞缠在一起时，他觉得年轻女人的腿要比他的粗壮，这使他觉得惊奇，而当这个胖女人开始呻吟、喘息、折腾的时候，他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她一不小心，会咬他，会压死他。可是，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不能表现出男子汉的强劲来。玛莉艾特看出来了，在主动地开导他。她成功了，令杰斯塔尔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个精明的姑娘很快就明白了，杰斯塔尔的种种魅力中有一个是需要别人明确指导的。她向他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最后，她非常为自己的学生感到自豪，向他表示祝贺。

第二天，床上一股做爱的气味。玛莉艾特赤裸着身子下了床。他很想朝她屁股上拍上一巴掌。她叫他“我的小鸡”，然后一边唱着——一边给他的面包片上抹黄油。显而易见，干完那事醒来的确该好好唱唱。

“我回牢房去，”杰斯塔尔说。

玛莉艾特带着约瑟芙恩进来了。约瑟芙恩是肉铺老板的女儿，穿一身蓝白相间的衣服。她俩是最要好的朋友，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秘密。她俩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呆在床上。他很恼火。他甚至在想法起身下床。最后，约瑟芙恩让他坐进她开的小卡车上，因为她父亲手指残废了，而她的兄弟们和玛莉艾特的丈夫一样成了俘虏。由于她们成天都在装包运包，所以她们许诺给杰斯塔尔送个包裹到他

的牢房去。

到了杉树林边，他下了车，像回家似的兴高采烈地溜进城堡。可是，在冰冷的过道上走了几步之后，他开始后悔不该回来，只是想到有两个漂亮女人在保护自己，才稍微觉得有所宽慰。

“您犯下了一个严重的罪行，严重得您也许要玩完，”第二天，上尉对他说，“因为干掉您我觉得太容易了，反倒有点让我感到厌烦。咱们好好聊聊，”他笑容可掬地补充道，“无论怎么说，咱们好好聊聊，我将倾向于采取什么措施。”

医 院

他们足足聊了一个钟头。杰斯塔尔满有理由地坚称，他的案子不归军事法庭处理，而是应由医院来管。他从前也常常离家出走，有梦游症，他母亲主动地寄来不少医生证明。

“真有意思，”上尉最后说道，“但这只能说明您脑子有毛病。您在对待家庭和祖国方面，表现出一些有趣的心理状态，但这却证明了您脑子有毛病。您一辈子都会是这样的。还有一件事：令堂大人结婚之前姓克莱雷。您和维古斯坦·克莱雷沾点亲吧？他是您舅舅？或许他是您母亲的兄弟？您得好好跟我说一说。您请坐，告诉我您对他的创举有何感想？”

“什么创举？”

杰斯塔尔的母亲是个弃妇。杰斯塔尔的父亲早年同一

个合股人的女伴私奔了，因此杰斯塔尔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他就因为其父的私奔所引起的反响而对这个男人很是崇敬。他父亲先是抛弃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然后，在马赛的一家旅馆里，被那个合股人打伤了。他自己在士默那也打伤了人，最后，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靠不地道的搞钱方法混日子，先是在布塞罗那，后来到了塔杰尔，决定就死在那儿了。

维古斯坦·克莱雷趁此机会充当了他们的监护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勇敢的飞行员，认为自己有资格训斥女人和孩子，称他妹妹“我可怜的玛丽”，而杰斯塔尔则说：“你给我闭嘴！”视作家们如同混蛋，弄得乌烟瘴气。

“您不知道他昨天被缺席宣判了……因为叛国。您从来没有想过，”上尉加重语气又说，“去伦敦找上校？”

“哪个上校？”

“您舅舅！”上尉不耐烦地吼起来。

“他只不过是预备役上尉。”

“在伦敦，他当上上校了。”

杰斯塔尔微笑了一下。当一个士兵回答莱恩上尉说：“别人跟我说……”上尉总会冲他吼道：“别人是谁？别人是混蛋！”然后就会处罚那个士兵。上尉凡事都要求准确，因为“别人”是失败的制造者。因此，“他当上了上校”就是“别人任命他为上校”的另一种说法。不懂得尊重他的这些怪癖的人就是十足的傻瓜。

“我还有点嫩，不会叛国的，”杰斯塔尔谦逊地说。

“叛国！您想哪儿去了！”上尉好心地大声说道。“实际上，我们是呆在一个极大的混乱之中，您都想像不出

轟

事